

普拉东诺夫创作的神话—原型解读

——以短篇小说《波图丹河》为例

王晓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普拉东诺夫短篇小说《波图丹河》的主人公尼基塔在斯拉夫多神教、基督教和诺斯替教等不同文化中, 分别对应童话主人公傻瓜伊万、耶稣基督和《珍珠之歌》的主人公东方王子等人物原型, 离家、暂死和新生等典型母题则围绕这些原型展开。小说人物与不同文化原型间的关系, 体现的是作家的思想与孕育该原型的文化之间的相应关联, 以及该文化对作家的影响。

关键词: 普拉东诺夫; 波图丹河; 原型; 创作思想

中图分类号: I5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2018) 06-0139-07

0. 引言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1899—1951)在20世纪苏联回归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他的许多重要作品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伴随政治环境的改变得以回归文坛。《波图丹河》(Река Потудань, 1936)是作家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1937年出版的同名短篇小说集《波图丹河》即由此小说得名。不同于其他作品,该小说未在任何文学杂志上发表,甫一问世即被收录入作家作品集。普拉东诺夫研究专家科尔尼延科通过多年研究证实,普氏创作生涯的每一步都伴随一部长篇小说的诞生:《切文古尔镇》(Чевенгур, 1920年代末)、《幸福的莫斯科娃》(Счастливая Москва, 1930年代中期)、《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Из Ленинграда в Москву, 战争时期被销毁)。这样看来,《波图丹河》意味着作家创作新起点和成熟期的最终确定。“假如要从普氏三十年间的创作中选取一部最重要的文本,那么没有比《波图丹河》更合适的了,不仅因为这部作品完美的艺术性,还因为其集中了作家生前未能问世的作品中的许多题材,并成为它们的独特纪念碑和传声筒。”(Варламов 2011: 371)因此,《波图丹河》对于我们深入挖掘作家的创作思想源头和领会作家世界观的变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创作逐渐从对幸福未来的浪漫主义乌托邦式幻想转向日常生活题材,所塑造的对象由全人类转向自己身边的亲人。不同于此前创作(如《切文古尔镇》中的主人公德瓦诺夫离家主题,《波图丹河》(红军尼基塔离开战场回家)与另一部短篇小说《回归》(Возвращение, 1945)(上尉伊万诺夫离开战场回家),均围绕回归主题展开叙事。普氏思想艰涩隐晦,令后世读者难以把握和理解,其宗教、哲学思想研究尽管并不少

收稿日期: 2018-02-14; 作者修订: 2018-09-25; 本刊修订: 2018-10-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世纪上半叶俄国民间文艺学研究”(16YJC752029)

作者信息: 王晓宇(1986-),女,山东泰安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 E-mail: wangxiaoyu@cass.org.cn。

见,但至今仍未出现较为完整的研究图景。

原型批评理论的运用,使批评家得以将一部独立作品纳入到作家创作的整体环境中考察,从而获得新的解读视角,发掘出作家创作的重要价值。所谓“原型批评”,也叫“神话批评”。神话乃最基本的文学原型,本文对神话的界定是广义上的一种提供原型的文化体系。

公元988年,东正教代替多神教成为俄罗斯国教。然而“俄罗斯的基督教是一种充满多神信仰的基督教”(Юдин 1999: 114-115),俄罗斯人民的信仰是一种双重信仰。此外,科兹列夫(Козырев 2007: 10)曾专门论述过诺斯替主义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的影响,认为“这种影响不仅来自书面文献的阅读,还源自当时的文化哲学背景”。普氏生活的时代背景影响了其在创作中对神话原型的选择。因此,本文涉及到斯拉夫、基督教和诺斯替教三种神话,其中,斯拉夫民间童话、《圣经》和《珍珠之歌》分别为相应神话的重要载体。

普拉东诺夫对原型的运用通常是复杂的,可能是间接的暗示,也可能反其意而用之,很少直接借用,作家对某个原型的借用模式体现的正是作家的思想与孕育该原型的文化的关联以及该文化对作家世界观的影响,因此对作品原型的运用和演变进行考察有助于挖掘作家的创作思想。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1. 《波图丹河》中斯拉夫神话原型

民间文学是作家创作的重要源泉,童话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作家提供了很多主人公的原型。其中,傻子伊万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俄罗斯民间童话^①的常客,往往出身贫贱,且在家中地位不及自己的兄长,甚至是旁人眼中的傻子,常常会走上一段冒险旅程,或去完成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这个角度来讲,普氏把老三尼基塔作为主人公来塑造并非偶然,他选取了童话中排行老三的儿子为原型,但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小说主要人物包括红军费尔索夫·尼基塔、尼基塔的父亲、未婚妻柳芭及其母亲。

《波图丹河》中的斯拉夫神话原型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离家的仪式原型。小说情节可抽离成几次仪式化的离家—回家的组合。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主人公尼基塔离家上前线后回家,另一次则是尼基塔离开父亲和未婚妻柳芭独自前往康捷米洛夫卡市场,后在父亲的感召下回到家中。从战场回家之后,尼基塔在街上散步时碰见了成年后的柳芭并受邀前往柳芭家做客,两人开始共同生活,尼基塔频繁不着家引起了父亲的好奇,因此要求尼基塔将他一并带上,却遭到了拒绝。可见,作家最初渲染的是尼基塔的离家行动给父亲带来的困扰与不适,这种不适在婚礼仪式举行之时达到高潮。

“在民间文化中,婚礼和死亡紧密联系,婚礼和葬礼仪式有许多相同之处,都象征着人向新的状态的转变。”(Еремина 1991: 91)在童话故事中,婚礼通常在主人公从彼岸世界回来之后举行,且通常表现为女孩的“离家”。但在这部短篇小说中却恰恰相反,文中没有任何打发女儿出嫁的描写,而是特意提到父亲为儿子置备柜子,仿佛是在打发儿子“出嫁”。从临时的共同生活到结婚仪式的礼成并非一帆风顺,父亲无疑为这对年轻人高兴,但是失落似乎多于高兴,因此作家在小说中并未着力渲染父亲情绪中高兴的成分,而是这样描述父亲在儿子婚礼之前的感受“儿子刚从战场归来,这下又要离开家了,而这次是永远地离开了”(Платонов 2011: 442)。显然,作家并没有强调婚礼对于女主人公的仪式化意义,着墨较多的是尼基塔父亲在儿子婚礼前的复杂感受,以及婚礼对于男主人公尼基塔和父亲的仪式化意义。因此,尼基塔的婚礼可被视作斯拉夫童话中“离家”仪式的一种变体。

第二种类型是暂死的仪式原型。尼基塔和柳芭终成眷属，本该欢喜不已，但是两人却四目相望，不知所措，过着无性的婚姻生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终于有一天夜里尼基塔突然被妻子的哭声惊醒。为了不再折磨妻子，尼基塔决定跳河自尽，后又放弃并在一位乞丐带领下前往康捷米洛夫卡镇的市场。这跟许多童话契合：都需要引路人的帮助，该角色通常是恶魔式的人物或者神奇的动物，比如鸟、狼和鹿等。流浪在市场上的尼基塔，成了一名清洁工。他的工作、住处和饮食，皆不同寻常。打扫卫生，收拾垃圾，吃别人的残食以及污水沟里的污物。“食物”在民间文学作品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依据民间信仰，想要到达彼岸世界，要吃某种特殊食物”。（Пропп 1986: 67）要从彼岸世界返回此岸，则“需要借助非食物，其中包括动物尸体、牲口粪等”。（Толстая 2002: 463）康捷米洛夫卡市场带有斯拉夫神话中彼岸世界的色彩，尼基塔在市场上的经历与暂死仪式相关。

市场清洁工的工作让尼基塔暂时忘掉了过去的生活，因从不与人交流而被人认为是哑巴，而“哑症是象征彼岸世界的典型特征”。（Толстая 2002: 303）在市场管理人员眼里，尼基塔是一个异类。除负责市场上的清洁工作，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要么席地而睡，要么睡在使人联想到棺材的空匣子里，要么睡在离波图丹河不远的地方。靠近水的地方通常是冥界入口，死亡之地，“水历来属于人世间的下层……人死时，灵魂往往漂过水域或沉入水底”。（弗莱 2006: 207）不仅睡觉地点，而且梦也与暂死密切相关。借助梦，人的灵魂得以暂时脱离肉体，完成彼岸世界之旅，了解生之外的世界。

第三种类型是新生的仪式原型。一天晚上，父亲照旧早睡，却被突然响起的敲窗声吵醒：原来是小儿子尼基塔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在儿子看来，家里没有任何变化，就连嗅觉上带给他的感受都如往常一样。彼时，父亲妄想娶柳芭的母亲为妻，后因女主人家境殷实，二者处境的差异使尼基塔的父亲望而却步；此时，女教师离开人世多年，只剩女儿柳芭。父亲当年爱慕已久却三缄其口的女教师家已不复从前的阔绰，柳芭甚至因为挨饿只能躺在床上度日。当尼基塔提出要跟柳芭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柳芭建议待春天来临再考虑此事。尼基塔却出人意料地生病了，三个星期处于呓语的状态，几乎失忆。在尼基塔生病的日子里，柳芭第一次主动前去探望，并邀其到家中养病。虽然他身体并未好转，但是柳芭带给他的温暖却使他暂时忘却了病痛和寒冷。尼基塔病好以后，他们决定春天举行婚礼。

如前所述，尼基塔从象征彼岸之地与父亲见面的场景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出现，如战场归来、生病后从柳芭家回来以及在市场上“偶遇”父亲等。正是同父亲的见面推动着尼基塔在婚礼之前的冬天离家、从康捷米洛夫卡市场回家。虽然在小说中父亲自始至终没有名字，但是，“父亲”这一角色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不只充当民间文学中派自己的孩子离开“这个世界”的父亲的角色，而且发挥着神奇故事中助手的功能。尼基塔的重生发生于与父亲在市场上见面之时，长期的沉默终被打破，尼基塔干涩的嗓子重新恢复正常。父亲预言尼基塔将摆脱不幸“你的嗓子还痛吗？马上就好了！”（Платонов 2011: 452）主人公在市场上经历暂死后重获新生。表面上看，梦境和市场限制阻碍了尼基塔自我的发展，代之以另一个噩梦式的我，但是经历了彼岸世界的磨难后尼基塔又以重生的新人的状态回到了柳芭身边。

2. 《波图丹河》中基督教神话原型

普拉东诺夫的创作展现出其丰富的宗教知识，尽管基督教并非其世界观的唯一来源，但却是作家探索精神和哲学问题的重要媒介。作家曾回忆道“教会的钟声是村子里的全部音

乐，老妇、穷人和我在寂静的夏天的夜晚，一起聆听。”（Платонов 1985: 487）21世纪以来，对普拉东诺夫创作中的基督教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作家的宗教气质和宗教精神源自其幼年成长环境和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氛围。（Спиридонова 1994: 348-360）换言之，作家早年在教会学校受到的基督教方面的教育为其独特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家创作中的基督教元素对于作家和俄罗斯读者来说是共知的文本，对中国读者来说，却是有待揭示和挖掘的对象，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任务之一。接下来着重从三个方面论述主人公基督形象原型的关系。

首先，尼基塔内心丰富而柔软，物质生活简朴，精神世界崇高。在小说开头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尼基塔回家后发现城里“隐秘的东西变得小而枯燥”，柳芭母亲的房间“如今不再有趣和充满神秘色彩”。“隐秘”一词还出现在关于柳芭的肖像描写中。尼基塔“思考这种不可理解的隐秘的原因，以及柳芭为何冲他微笑，并且不明原因地爱着他”。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家对主人公精神生活的象征性描写和暗示。在尼基塔眼里，柳芭的面孔从一开始就像是用圣像画家手中的画笔勾勒出来的“她那双圣洁的眼睛，温柔地望着尼基塔，像是在欣赏他”。（Платонов 1985: 585）除了眼睛，作家还特意强调了柳芭穿着的独特性：及膝的白衣。通过对尼基塔眼睛和柳芭衣着的特写，作家在向读者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尼基塔拥有先知般的预见，柳芭代表着濒死之人。这无疑给叙述带来一种哀伤的调子。尼基塔和柳芭之间的对话简单而不费心思，然而男女主人公的少言寡语并不代表他们内心世界的贫乏，恰恰相反，他们最为关心的正是来自内心，而非外在物质世界和理智的需求。愈是在现实物质世界中贫乏和不幸的人，作家愈是有意在艺术和诗学上使其获得精神的提升。

其次，《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可被视为《波图丹河》的故事原型。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尼基塔和基督教神话中的核心人物基督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首先表现为他和耶稣基督在尘世间的职业和身份是一致的：都是木匠，都是木匠的儿子。此外，围绕这一人物展开的“离家—暂死—新生”这三个母题亦可在基督教文化中寻根溯源。具体而言，尼基塔离开家前往市场与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前往沙漠，他在康捷米洛夫卡市场患哑症、吃地沟食等磨难与耶稣在沙漠所遭受的“饥饿时摆在面前的食物，拥有全世界的欲望和凭借自己去试探神”这三种诱惑，尼基塔的暂死与耶稣被钉十字架，尼基塔回到家中回到柳芭身边与耶稣复活后回到加利利的行为等均可联系在一起。

尼基塔好比《圣经·新约》（路加福音 15: 11-32）中记载的“浪子回头”故事中的小儿子。尽管从情节上看，普氏作品围绕世俗生活中的爱情故事展开冲突，却远不止于爱情。表面上看，尼基塔就仿佛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中的“浪子”，前往市场经历磨难最终回到父亲和柳芭身边。在某种程度上，柳芭也是“浪子”，这一点可以从作为强者的柳芭被驯化获得佐证。这里的强者指的是在作品所描述的典型场景中，柳芭在家读书，尼基塔从事的则是烧炉子等体力活，作家强调的是柳芭过于理智和缺乏感性。柳芭的“由强变弱”引起尼基塔心脏跳动的加快，“尼基塔用一种试图把心爱的人装进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拥抱柳芭”。因此，可以说，普拉东诺夫为读者所呈现的是浪子回头故事的变体。正如瓦尔拉莫夫（Варламов 2011: 380）所言“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普拉东诺夫的确是把福音书中浪子回头的故事进行了重新阐释。”

最后，尼基塔的自我牺牲和柳芭的忍耐怜悯，使我们有理由将基督和圣母视作二者的人物原型。一方面，尼基塔做出离家和回家两次重要决定均由柳芭引起，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不

忍心看到妻子柳芭彻夜哭泣,不希望给妻子带来任何负担和不幸。回家也是因为得知柳芭受不了与他分别的痛苦而溺水,出于对她的爱怜。回归家庭生活的尼基塔经历了一系列折磨和痛苦,并非一下子就找到自己在和平生活和日常家庭生活中的位置。另一方面,柳芭又何尝不是为尼基塔着想?她没有因丈夫“无能”而羞辱对方,而是自己默默忍受,得知丈夫离开后更是自责不已,并做出跳湖的举动。尽管作品中尼基塔和柳芭是以夫妻身份出现,但是他们之间的爱似乎并不像普通情侣,柳芭对尼基塔的爱带有明显的母爱色彩,尼基塔对柳芭的爱也混杂了尊敬、兴奋和某种神秘主义的原罪成分。联系柳芭这一形象的圣母原型有助于读者理解这种区别于普通爱情的爱。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援引普拉东诺夫在其早期政论文《世界心灵》(Душа мира, 1920)中所做的“关于爱情”的阐释,帮助我们理解尼基塔和柳芭之间爱的神秘性所在:肉体的情欲,使人靠近女人的来自肉体的情欲,不是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仅仅出于对女性的欣赏。除此以外,还有祷告的成分,是为了希望和复活,为了使光明降临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的生命而进行的隐秘的生命活动。(Платонов 1988: 534) 虽然在其艺术创作中,作家并未直接提到上帝,但作家认为“上帝存在和上帝不存在,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有无神论,也有宗教。”(Платонов 2006: 257) 普拉东诺夫试图去理解宗教和无神论,并且找出二者的共同之处,最终提出了关于上帝的这一著名论断,也即提出了无神论和宗教之外的第三种可能性,这说明在看待上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或者说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上帝,都有其共通性,那就是上帝始终是他们讨论的对象,“俄罗斯人或者与上帝同在,或者反对上帝,但是永远不能没有上帝”(叶夫多基莫夫 1999: 31)。

3. 《波图丹河》中诺斯替神话原型

诺斯替神话对普拉东诺夫世界观的影响不仅可以从作家生活的时代环境寻到思想源头,还可从作家的创作笔记和同时代人对他的回忆中得到证实。诺斯替主义常常在社会转型时期流行,比如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俄国,如与同时期的索洛维约夫、勃洛克、高尔基等一样,普拉东诺夫亦受其影响。(Моторин 2017: 83-87) “他们(人们)认为,他们是从魔鬼而来,而当得知这一点时,他们感到满意。”(Платонов 2006: 209) 在作家的书桌上立着一个生铁铸造的黑色魔鬼,“它在因灯光照射而形成的影子中惊讶地望着作家笔下的白纸如何焕发生机。”(Явич 1994: 25) 在作家那里,这个魔鬼成为对至高智慧来源的一种象征,而这样的“知识”正是诺斯替主义者所追求的。

下面我们分析尼基塔和诺斯替神话原型东方王子的关联。首先是主人公尼基塔在康捷米洛夫卡市场的遭遇与诺斯替神话《珍珠之歌》^②的主人公东方王子的经历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换言之,二者皆经历了“离家—暂死—新生”的过程。王子离开家乡,来到“被视为‘这个世界’,也即物质世界、无知世界和邪恶宗教的象征”的埃及,为寻找象征“超自然意义上的‘灵魂’的永恒隐喻”的藏在海底的珍珠。(约纳斯 2006: 111-117) 这是他的使命。在他出现前,“遗失”的珍珠被包在野兽的壳里或隐藏在深处,它的闪亮与周围的黑暗形成鲜明对照。为了找到它,王子不得不接受下降与流放的命运,经受地上旅程的考验。当王子的父母得知儿子的命运后,写了一封以鹰的形象出现的家书,旨在唤醒儿子,使其回忆起自己过去的生活和使命。梦和失忆可以使人失去真我,进入另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而回归真我需要别人的帮助,“只有通过外来的影响,从无意识(无知)状态中苏醒过来”(约纳斯

2006: 62), 唤醒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仿佛堕入另一个世界的异乡人, “丧失了对食物、对休息的兴趣, 没有愿望再见到父亲” “处于失忆状态, 丧失理智, 对任何事情都已经无动于衷”的尼基塔, 被偶然闯入市场的父亲发现, 记忆被唤醒。将两个故事加以对照, 不难发现尼基塔与王子的类似历程: 尼基塔(东方王子) 堕入康捷米洛夫卡市场(埃及), 在父亲(鹰) 的感召下, 回到柳芭(王子父母) 的身边, 重新回归自我。至此, 《波图丹河》与诺斯替神话中人物形象和“离家—暂死—新生”三大母题的原型对应关系渐趋明了。

三大母题中, 最为复杂, 也最能体现作家创作思想的诺斯替源头的当属“暂死”母题,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集中探讨主人公在市场上的种种生命状态与诺斯替意象的呼应。不仅约纳斯在《诺斯替宗教——异乡神的信息与基督教的开端》一书中谈及诸如异乡人、此世与彼世、生命与死亡、光明与黑暗、麻木、昏睡、沉醉、思乡等, 艾利阿德(Элиаде 2009: 427) 也谈到“失忆(也即丧失自我同一性)、梦、醉酒、麻木、堕落、因痛失家园而苦恼”等典型的诺斯替标志和现象。梦、失忆、哑症和呓语等在诺斯替主义和诺斯替教神话中被称为无知状态, “无知、失忆、被俘、梦、醉酒在诺斯替教义中是对精神死亡的隐喻。知识给人以真正的生活, 也就是说使人获救和得永生”。(Элиаде 2009: 431) 这些“本来归于地下世界死亡状态”(约纳斯 2006: 62) 的特征, 正是普氏作品中主人公精神死亡的表现。尼基塔常被幻象俘获, 除了体现为黏土制造出来的象征死亡的幻象以外, 还体现为小动物两次出现在他体内, 第一次是睡在回家路上的树林时, 尼基塔在梦里感觉到自己的呼吸要将可怜但又危险的小动物烧死; 第二次是患上重病的尼基塔脑子里仿佛飞着一只临死的苍蝇。普拉东诺夫安排自己的主人公陷入这些幻象, 或许是受到诺斯替主义“可以改变知者生命状态的以蛇的形象示人”的影响, 上文所提到的作家书桌上摆放的魔鬼形象亦可提供旁证。

其实, 柳芭的投湖自杀也具有诺斯替色彩。自杀是“神选之人”的有意之举, 同《切文古尔镇》中萨沙·德瓦诺夫以跳湖自杀的方式追随父亲而去一样, 二者似乎都是在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到达真理之巅。除了自杀这一显然有违基督教教义的举动以外, 尼基塔以阳痿患者的身份与柳芭展开柏拉图式的无性之爱, 也可在诺斯替主义中找到思想之源, 在被诺斯替文献称为“黑暗的笼子”和“朽坏的监狱”(史密斯 2008: 233-234) 的邪恶肉身中, 寄居着人的灵性, 因此, 人的灵性需要解放。同极力主张禁欲苦修的诺斯替主义一样, 普氏正是通过自杀和禁欲等与现世决裂的方式使主人公达到灵魂与肉体的分离, 从而实现对灵性的拯救。

4. 结语

普拉东诺夫的创作因其复杂艰涩而闻名于世, 借助原型批评理论, 我们发现普氏作品中隐含着源于不同文化体系的记忆。这些错综复杂的记忆, 需要借助对各种文化密码的解码加以还原。以上, 我们阐释了普拉东诺夫如何借助人物形象与斯拉夫多神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诺斯替文化中原型的对应关系, 并将三种文化中的诸多元素编码到自己的艺术作品中的。这些在文化传统中有一定地位、功能和意义的元素被读者认知, 在上下文语境中获得新的组合, 由此实现了对熟悉的文化元素“重新编码”(彭甄 2006: 32-36)。

波图丹河是真实存在的, 流经普拉东诺夫的故乡沃罗涅日, 在俄语中还有“在那边、在另一边”的意思。尼基塔试图逃往另一个世界, 或曰乌有之乡。这种乌托邦之梦使人与现实格格不入, 仅仅是为逃离这个世界所做的防御, 最终还要回到这里。通过追溯作品主人公与不同原型的关系, 可以发现, 无论是在斯拉夫童话中被派去完成任务的傻瓜伊万、基督

教中的耶稣、还是诺斯替教中的异乡人，他们的行动轨迹都是前往另一个世界，后又回到出发地。尽管这一路并不轻松，甚至充满苦难，但是主人公经受和克服了这些苦难，他们的出走和归来是为了拯救这个世界并与这个世界和解，或许这就是作家想要表达的思想。

注释：

① 在俄罗斯民间故事中，“3”是一个象征圆满之意的吉祥数字，最为常见的便是以家中排行老三的傻瓜伊万（Иван-дурак 或称 Иван-третий）或者傻瓜叶梅利亚（Емеля-дурак）为主人公的童话故事。

② 详见参考文献 [1] 第五章《珍珠之歌》。

参考文献：

- [1] 汉斯·约纳斯. 诺斯替宗教——异乡神的信息与基督教的开端 [M]. 张新樟,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 [2] 罗伯逊·史密斯. 灵知派经典 [M]. 杨克勤,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3] 诺斯罗普·弗莱. 批评的解剖 [M]. 陈慧, 等,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 [4] 彭甄. 意义构成的编码与文化政治——洛特曼意义理论初探 [C] // 王立业. 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42-45.
- [5] 叶夫多基莫夫. 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 [M]. 杨德友,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6] Варламов А. Н.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M].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1.
- [7] Еремина В. И. Ритуал и фольклор [M]. Л.: Наука, 1991.
- [8] Козырев А. П. Соловьев и гностики [M]. М.: Изд. Саваин С. А., 2007.
- [9] Моторин А. В. Гностический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J]. Вестник НГУ, 2017, (4): 83-87.
- [10] Платонов А. П.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M]. М.: Экономика, 1983.
- [11] Платонов А. П.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M]. В 3 т. Т. 3. 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5.
- [12] Платонов А. П. Душа мира [C] // Платонова М. А.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житель. 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88: 533-535.
- [13] Платонов А. П. Записные книжки.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M]. М.: Наследие, 2006.
- [14] Платонов А. П. Счастливая Москва: Роман, повесть, рассказы [M]. М.: Время, 2011.
- [15] Пропп В. 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 [M]. Л.: Изд.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86.
- [16] Спиридонова И. А. 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и анти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тенденци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Андрея Платонова 1910-1920-х годов [C] // Евангельский текст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VIII - XX веков. Цитата. Реминисценция. Выпуск 3.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Изд.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4: 348-360.
- [17] Толстая С. М. Славянская мифолог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M].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2.
- [18] Элиаде М. История веры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идей (от Гаутамы Будды до триумфа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M]. В 3 т. Т. 2. 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9.
- [19] Юдин А. В.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M].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9.
- [20] Явич А. Е. Думы об Андрее Платонове [C] // Корниенко Н. В., Шубина Е. Д.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М.: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исатель, 1994: 23-30.

(责任编辑 张新萌)